



铁笔春秋



美国
萧逸著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十六）

铁笔春秋

「美国」萧逸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白马红妆

斜阳夕照，芳草如茵，一阵归鸟，投向远处的丛林。

这里是青海的“哈拉湖”，碧波如镜，水面之下，倒映着山坡、浮云，像是梦境里的景色，美得出奇。

“哈拉湖”的正前方，有一座百十丈高的小山，名叫“木苏”，在青海人的土语中，是“神奇的礼物”之意。

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居然在“木苏”山上，建筑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佛寺，红墙绿瓦，使周遭愈加显得绚丽如画。

可是现在，这座佛寺却没落了，荒废了。

原来碧绿的瓦，殷红的墙，由于风雨冰雪的侵蚀，都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光彩，像是一张苍老的面孔，正在低声地喟叹着，沉暮之情，一眼便可看出。

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青海的佛教徒，永远不再来了！

在昔日，这座佛寺的香火很旺盛，这可以由殿内陈设众多的香炉得到证明。

可是此刻，人们都忘记了它，偶尔有些牧人到来，也没有一个人进去看它一眼，仿佛那是一块罪恶之地。

一阵徐徐的晚风吹来，它的影子，伴着彩霞、丛树和落叶，在湖水中轻轻地浮动着……远远传来一声轻微的马嘶，接着蹄

声也可以听见了。

在金红色的阳光下，驰来了一匹乌黑色的骏马，马上的人，只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他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衫，未曾持缰，双手都掩在长长的袍袖中。

他生得英俊而健壮，双眉颀扬，墨黑如漆，挺秀的鼻子，嘴唇很薄，红润光泽。

最俊的还是他那双眼睛，亮得赛过午夜的寒星，可是并不可怕，因为其中含蕴着智慧和热情，仍然有一种柔和之美。

由他古铜色的皮肤看来，他必然饱经风尘，在江湖上游荡了很多年了。

他似乎很沉静，脸上除了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外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
直到马儿在湖边停了下来，他才抬起头，望着那残破的寺院，嘴角泛出一丝浅浅的笑容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

在晚风中，似乎听见他在低语：“不错！达木寺！我终于找到了！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他伸出了两只手掌，撕碎了一片小纸条，纷纷地抛进了“哈拉湖”中。

他很细心，把纸片撕得粉碎，也许这张纸片上有什么秘密，那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
他的目光，循着地势，打量着“达木寺”的四周，以及附近的地形。

在“达木寺”的周围，有十七个残破不全的石翁仲，七倒八歪地陈列着，他仔细地看，脸上又浮现出笑容，自语道：“看来也许不虚此行！”

自语着，他腿腕略一用力，那匹骏马立时扬蹄奔驰，踏着一人多深的荒草，向“达木寺”奔去。

驰行中，这少年人随手拔起几根野草，自语道：“可惜这么一块人间胜地，却荒废了！”

骏马奔行如飞，时而发出一声长嘶！殷红的夕阳，映照着一人一骑，沉静之中，顿显一种风云之气。

不一会的工夫，已然到了庙前，他飘身下马，表情显得更为深沉，伫立在庙门口，没有发出一些声音。

夕阳很快地落了下去，暮色渐渐地浓了，他跪在一座石像之前，低声地祝祷着：“爹娘保佑，孩儿已经找到了‘达木寺’……”

祝祷到这里，他一双俊目之中，充满了热泪，但是他强忍着，不使它流出眼眶。

他缓缓地站起身子，走近一座石像，张开他的双臂，把这座石像紧紧地拥抱着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：“古浪，你有此奇遇，总该技惊天下，力除十恶了……”

翌晨，天边才露出曙色，山木的倒影，在湖面上已然看得很清晰了。

怪的是，那十七尊石翁仲都竖立了，它们的倒影，在湖面上浮动着，像是十七个生命的影子。

当太阳出来的一霎那，古浪已然立在湖边，他穿着一身黑色劲装，显得神武和豪迈，看来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。

他全神贯注地，盯视着湖面石像的倒影。突然，他身如飘风般地，在湖边来回地纵跃，带起了呼呼的风声，快疾无比！

他身形快得出奇，像是一片飞雪，又像是一粒迸珠，才前又后，倏左忽右，远远望去，恰似一个飞舞若电的黑球，简直使你看不出是个人来。

可是，当你仔细看时，又不禁为之惊讶了！

原来他只是不停地换着十七个招式，而这十七个招式，与湖面那十七个石人浮动的姿势完全一样。

古浪一遍遍地重复着，绝不稍停。

就在他全心练习之际，突然一声苍老而深沉的长叹，由那破落的庙院中传了出来。

古浪不禁大吃一惊，这时他正纵起空中，身如雕鹏，只见他双臂一环，猛然把身子拧了转来！

紧接着他身子猛然一长，“长风万里”，身如狂风一般，在空中一个大盘旋，双足向空一蹬，宛似一只巨鸟一般，扑上了山坡！

他毫不迟疑，脚才点地，又再次腾起，这一次竟比上一次更快疾！

一连七八个纵身，已经扑到了庙门，其神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！

他像一阵风似的，扑进了神堂，双目似电，四下略一扫射，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问过之后，四下静寂如死，除了微风吹动着四周的野草，发出一阵阵“沙沙”之声外，别无一丝声息。

古浪的一双剑眉微微蹙起，缓缓地移步走到神堂的侧门。

他低头察看了一下，目光接触到一物，精神不禁一振，连忙弯身拾起。

他拿在手中细细观看，是一个很小的白玉佛像，雕刻得极好，光泽温润，显然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。

古浪把那尊玉佛紧紧地抓在手中，立时由侧门走出，来到天井之中。

这天井的范围倒也不小，全用白色的方块大石铺成，由于荒废日久，已是落叶遍地，随风飞舞。

除了天井的正北方，是内殿之外，东、西两排厢房，倒也有十几个房间。

古浪略一察看，自语道：“这些大概是以前僧人的禅房。”

他说着，已经把每一间禅房察看了一遍，丝毫没有发现异常。于是，他缓缓地走向内殿。

走上了石阶，便开始用手去推那两扇红木雕成的大门。

当他的手，才接触到那两扇红木大门时，突然一股斜来的劲风，向他的双腕击了过来！

虽然这股劲力离他还很远，但是古浪已经觉得非同小可，他猛然把双掌收回，身形一晃，向旁闪开了五尺。

他身形还未站定，便把身子拧了过来，饶他转得快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。

天井之中，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人影！

古浪脸上不禁微微变色，忖道：“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误的話，此人的功夫就太高了！”

他很快地围着天井转了一圈，一无所见。

古浪心中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内殿之中，必然有些名堂……”

他更下定决心，非要到内殿中寻找出一个结果来。

他把那尊白玉佛像很仔细地放进衣袋中，再度走向内殿。

这一次他全神贯注，但是却没有丝毫警兆，那两扇红木大门，很容易地便被他推开，发出“吱——呀——”一声轻响。

随着这声轻响，落上了一片尘泽和一些断落的蛛丝。

古浪用衣袖扫开，跨进内殿。

这间内殿，早已荒废了多年，然而供桌上的两只蜡烛竟然亮着。

由于蜡烛搁置太久，落有蛛丝，这时火头摇曳，劈啪响着，

昏黄色的光芒，不住地晃动。

古浪不禁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怪事！谁点的蜡烛？”

他目光向四下巡扫，朗声说道：“是哪位朋友？请出来一晤！”

意料之中的，没有人回答他，于是他把内殿之中，每一个角落都搜了一遍，除了灰尘蛛丝之外，仍然一无发现。却在案头之上，找到了很多残破的经卷。

古浪很小心地，把它们收集在一起，夹在腋下，一掌打熄了烛火，走出内殿。

他把那些经卷送到自己寄居的禅房之内，压在皮褥之下，这才又走出房来。

他自语道：“既然他跟定了我，迟早总会出现！”

说完，如飞向寺外奔去。

他像是弓弦上的一只疾箭般，射到了山下。

这时太阳的位置已经移动，那十七个石像浮影的姿势也跟着变动了，于是古浪又展演开一套新的拳脚。

直到日正当中，他才收住了势子，全身已然汗湿透尽了。

古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把上身衣服脱下，露出雄壮结实的胸脯，在烈日下发出古铜色的光泽。

他拧干了湿衣，擦拭着身上的汗水，摇着头，苦笑着自语道：“老天爷，练了半天，一点要领也没有啊！”

说罢又摇摇头，匆匆地赶回庙中，拿出干粮，却发觉方桌之上，平放着一大块风干了的咸羊肉！

古浪不禁霍然一惊，猛然站了起来，把那块羊肉拿在手中，自语道：“怪了！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但是他知道，一时之间是无法找到那人的形迹的，于是也就毫不客气，用干粮夹着羊肉吃了起来。

他匆匆地吃过了午饭，急忙又赶到山下。

他看了看湖面的石人倒影，并没有什么变动，这才放了心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就先洗个澡吧！”

好在旷野荒郊，四下无人，古浪脱去了衣服，足尖轻点，拔起了六尺多高，身子弯成弓形，活像一只巨虾。

当他凌空落下，距湖面只有三尺时，猛然身子一绷，成了一条直线，紧接着“噗”的一声轻响，已然没入了“哈拉湖”中。

他好高的水性，湖面只不过荡出了一圈水纹，竟连一丝水花也未溅起！

虽然烈日如火，但是湖水仍然寒凉透骨，侵入肌肤。

古浪展开身形，宛似一只蛟龙般，在“哈拉湖”中翻扑沉浮，激得浪花点点，在日光中闪烁不已。

古浪兴致大起，付道：“此地真个可爱，如果不是有事，我真愿永远在此！”

他取过了脏衣，略为洗涤，平铺在岸上，然后尽情地戏水。这儿只有他一个人，他不住狂笑大叫，好不高兴，把水中的鱼儿，吓得纷纷逃开。

良久，他发现太阳的位置又移动了，这才慌忙地爬上岸，像个原始人般，又开始他的功课。

直到夕阳西沉，暮色转浓时，古浪才停了下来，因为太阳已经落山，那些石像的影子已经不会有什么变化了。

古浪又洗了洗身子，把晒干的衣服穿上，由于过度疲劳，他把身子平躺在芳草地上，让柔和的清风，轻轻地拂过，只觉得舒适极了！

古浪望着天边的彩霞，一双俊目中，射出两道奇异的光彩，自语道：“我的任务太重，我一定要不怕任何艰苦，把这套奇绝的功夫练成！”

古浪说着，面上露出一丝不可理解的笑容，接着说道：“青

海人真笨！平白地放过了这种天下难求的神技！”

这个孩子的思想，远比他的年纪成熟，没有任何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会像他这么深沉稳重。

当月亮上升之后，他又开始忙碌了，这时的招式，与白天恰恰相反，因为月亮的光是由相对的方面照来的。

一直到二更时分，他才疲累地停住了手脚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他觉得很高兴，因为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他的收获是无价的。

但是由于过度的疲累，他又禁不住发出了怨言：“创始这套剑法的人真缺德，简直是折腾后学的人！”

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他仍然深深地感激那个人。

匆匆十天过去，十天以来，除了阴天和中夜以外，他从没有停止过练习。但是他很灰心，因为十天来昼夜地苦练，他居然得不到一点要领！

然而他师父苍老的声音，总是在这个时候，环绕在他的耳边：“孩子！学会它！一定要学会它！”

于是，热血又开始在他心中沸腾，也更坚定了他原来本已经很坚定的信心。

第十一天的傍晚，古浪发现自己的粮食快完了。

恰好今天夜晚月亮不曾出来，也许她也疲倦了。

古浪心中很高兴，想道：“正好！趁今天没有月亮我去办些粮食，顺便买些纸笔，把这些姿势变化画下来，以后就省事多了！”

他带了些银两，由庙后拉过那匹黑马，腾身而上。

那匹乌黑色的骏马，显然不耐长期的闲居，古浪才一上马，它已闪电般地向山下驰去。

古浪抚着它的颈子，笑道：“黑儿，今天你可以痛快地跑一阵子了！”

在“哈拉湖”之南，百里之内有一小镇，名叫“多玉”，这时古浪便是朝那个方向驶去。

马蹄踏在黄土地上，发出轻脆的“得得”之声，如画的景色，由古浪的眼边，飞逝般地后退去。

尽管白日里炎热异常，只要太阳一落山，立时判若两个季节。

古浪身在马上，寒风习习，有一种深秋的感觉。

他心中默默地想道：“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，虽然很寂寞，可是将来也只有我一个人，独享这份成功的滋味！”

“多玉”镇位于“哈拉湖”与“伊克别尔旗”之间，是一个很小的镇。

大约还不到二更，古浪已经抵达了。

由于这一带森林遍野，盛产木材，所以“多玉”镇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木材集散地，倒也十分繁荣。

古浪先寻了一家马店，着他们为马办草料，然后一个人向镇上惟一的一家“百乐”酒馆走去。

青海人隆鼻凹目，身材高大，有些像新疆人，他们都有很大的酒量，所以这时酒馆之中，已经挤得满满的。

古浪在门口张望了一下，立时有伙计赶了出来，嚷道：“客人请进，牛羊肉青稞酒全有！”

古浪点了点头说道：“这么多人我往哪里坐？”

伙计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找！”

说着把古浪让进了酒店，不少青海人因没有坐位，都站着吃喝。他们站着喝酒聊天，往往是一两个时辰，不足为奇。

小伙计很快便请人移出了一个座位，古浪坐下之后，点了

些酒菜，独自吃着。

由于他装束仪表与众不同，大家都看他出奇，他是由中原来的，于是不少人来找他聊天，但是他却很少答话，显得非常冷漠。

时间一长，那些青海人也就不再寻他谈话了。

古浪饮食之际，突见众人纷纷闪开，心中很是奇怪，抬目望去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原来门外进来了一个灰衣老僧，这老僧发须皆白，但是红通通的一张脸，精神极佳，很难判断出他的年纪。

那老和尚进来之后，一般青海人纷纷施礼，老和尚也含笑合十。

他略一张望，便向古浪这边走了过来，用青海话问一个当地人道：“朋友，可否为我让出个坐位来？”

那青海人连声应诺，让了开去，老和尚便在古浪对面坐了下来。

古浪见他所点菜食，荤酒皆有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当他是云游高僧，却原来是个喇嘛！”

因为一部分西藏喇嘛是荤酒不忌的。

那老和尚自从酒菜来了之后，便专心吃喝，不再与别人交谈。

古浪细心地打量他，见他长得甚是清秀，双目虽然净洁，但缺少练武人的那一分光彩。

他虽然吃的是大酒大肉，但是吃相文雅，很有几分书卷气。

古浪察看良久，心中暗笑，忖道：“他不过是个普通喇嘛，我却把他误会作古庙中燃烛之人！”

等到古浪酒饭已过，吩咐伙计办了十天的干粮，那老和尚突然对古浪说道：“小兄弟，请问你贵姓呀？”

古浪听他说的是青海话，便也用青海话回答道：“我姓古！”

这个少年人的天性中，似乎有一分冷漠存在，所以他对任何人都是冷冰冰的，从来没有一丝笑容。

老和尚微微一笑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说道：“老僧法号门陀。”

古浪一听他的法号很是奇怪，不禁望了他一眼，仍然不发一言。

门陀和尚浅浅地喝了一口酒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古施主，老僧是个游方的野和尚，无家可归，你知道哪儿有什么空庙，可供老僧栖身么？”

古浪心中一动，冷冷说道：“哈拉湖有座达木寺，老师父不嫌偏僻，不妨去该处寄宿！”

门陀老和尚高兴异常，用力地搓着一双干枯的手掌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有这等去处，老僧自是不会放过。施主，你也在达木寺栖身么？”

古浪望了他一眼，一言不发。

这时小伙计已把干粮送来，马店的伙计，也已把那匹骏马牵到门口，并且代办了一大包草料。

古浪付清了帐，把人、马的两大口袋食料，挂在了马屁股上，然后上了马。

这时已是三更时分，酒店内的人都走完了，只剩下那个老和尚。

古浪上马之后，向他遥遥拱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老师父再见！”

门陀和尚却追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施主！如果顺路，你可否把我载到‘哈拉湖’去？”

古浪双目一闪，说道：“不顺路！”

一言甫毕，跨下骏马已一声长嘶，如飞而去。

古浪回到了“达木寺”之后，一切均无异状，第二天起，他又开始了艰苦的工作。

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出山，古浪在湖边散步，他望着清澈的湖水，被微风吹起了阵阵涟漪，心中不禁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和任务。

他很焦急，恨不得一天就把这种功夫学会。

那十七具残破不全的石翁仲，默默地站立着，这十几天来，虽然经过了他的搜集和修补，但是仍然有一具石像缺了一颗头颅。

古浪心中很难过，因为这十七具石像，就如同他的师父一样，他们对他们充满了挚爱和尊敬。

他已把这一带都找遍了，但是始终寻不着那颗失去的头颅。

这时东方渐红，天已经亮了，突然，一个念头像闪电般，由古浪的脑际掠过，他忖道：“这十七个石人雕塑得栩栩如生，我何不逐个详细看看以增进对他们的印象？”

于是，他走向最左方的一具石像，那具石像与他差不多高，古浪细细地观察着。

这尊石像，是个七旬以上的老者，生得甚是枯瘦，颌下长须垂胸，可惜面部残破不全，无法看清他的相貌。

古浪看了半天，忖道：“他一定是个奇人，只可惜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
古浪想着，正要提步离开，突然发现这石像的内胁下，刻着几行小字，如果不用心去看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
古浪连忙低下了头，仔细看去，只见上面刻的几行小字是：“莫云彤，河北人，擅‘千佛指’。”

古浪不禁惊喜交集，失口道：“啊，莫云彤！”

莫云彤是江湖上一大奇人，直到现在，偶尔还在江湖上出